

从三个案件看法治进步

■ 叶永华

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看电影,尤其是反特片。片末总会有这样的台词:“我们绝不冤枉一个好人,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。”文化大革命中抓出了很多“坏人”,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,我党迅速展开调查平反工作,恢复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等一大批人应有的名誉、工作和职务,做到“绝不冤枉一个老干部,也绝不放过一个有问题干部”。坏人也没放过,康生的骨灰盒被从八宝山革命公墓移出,标志我国的法制建设开始起步。

真正让我感受到“绝不冤枉一个好人,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”的变化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,因为那是对普通老百姓案件的正确处理。

请看这三个案件:第一个是20年前的内蒙青年呼格吉勒图杀人案。法院判呼格吉勒图死刑,予以执行。20年后,党的十八大吹来一阵清风,真正的杀人犯在另一案件中被捕,供认了20年前杀人的情节。最高人民法院马上启动重审机制,查明事实真相,改判呼格吉勒图无罪,并给予国家赔偿。第二个案件是河北省聂树斌杀人案。当年聂树斌“供认”了犯罪事实,也被判死刑并执行完毕。后来真凶被抓住,最高人民法院马上启动重审机制,采用异地法院调查取证,最后由最高院巡回法庭重审无罪,还聂树斌一个清白。第三个案件是于欢故意杀人案。于欢母亲因借高利贷被追讨,几个债主到家中对他们进行逼债。期间一名男性债主侮辱于欢母亲,于欢忍无可忍与债主撕打起来,最终用刀捅死了债主。当地法院认定于欢故意杀人罪,判其无期徒刑。此案经媒体曝光后引起广大民众关切,最高检察院当即派员调查,最后法院改判于欢属于正当防卫过度,判其五年有期徒刑。

以上三个错案纠正时间均在党的十八大以后,我国全面司法体制改革进入以依法治国时期。习近平总书记一再指出:以人民为中心,司法为民,公平正义。这三个人都是青年,都是普通的老百姓,其中两个已被执行死刑20多年了,现在都改判无罪,还实施了国家赔偿。这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“我们绝不冤枉一个好人,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”落到了实处,也切实看到了有错必纠,有法必依的有效措施。这样的事实,体现了我国法治建设的重大进步。

党的十九大以后,我国法治进程脚步更快了。司法公平正义是捍卫真理的最后一道防线。有了这道防线,我国改革开放局面更加深入,老百姓的民生保障有了更切实的保证,各项事业越来越兴旺发达,社会进入良性的发展轨道,法治环境也会越来越完善,伟大的“中国梦”的实现就有了制度性的保障。

京胡回忆

■ 郑芥芳

别人家的博古架上,摆着一千众多的珍藏品和艺术品。而我的博古架上却摆放着一把古色古香的京胡,虽然远去的岁月让他束之高阁布满了灰尘。但只要我弹去灰尘轻轻拂琴,就会想起那个年代,一位老人教我拉京胡时的美好记忆……

那年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特殊年代,那年也是革命样板戏流行的岁月。由于我平时喜欢喊两嗓子,所以在田间地头劳作休息时,大伙就让我来两段。当然,没过多久我就自然而然地进了大队宣传队。那时的宣传队担负着抓革命促生产的重任,经常到各个生产队进行宣传演出。而每次演出,我的京剧清唱更是保留节目,因此不到半年,整个大队到公社,都知道姚北大队有个京剧唱得非常好的知青。

我和这位老人是在小街上聋子哥的理发店里认识的。聋子哥平常最喜欢听我唱京剧,每次理发都不收钱,但必须得来一段。那天晚上我到理发店理发,聋子哥一见我来立即招呼我说:“来来来,让你认识一位老师。”话没说完,旁边一位老人打断聋子哥的话说:“让我来猜猜他是谁?”老人个子很高站在我面前如同一棵大树。他和蔼的目光不住打量着我:“你就是京剧唱得非常好的那个知青?”我脸一红不知说什么好。老人爽朗地笑了:“怎么样来一段?”不等我回答,老人像变戏法似地拿出一把京胡来,调好弦定好调笑眯眯地看我,意思是来哪一段。我说你拉什么我唱什么。就这样,小小的理发店里琴声悠扬,京腔激昂。就这样,我认识了这位可亲可敬的老人。

老人姓李,是一位退休的中学教师。家就住在我们生产队旁边不远的地方。几个孩子都在外地,老伴是附近皮革厂的工人,非常慈祥的一位大妈。认识老人后,我就成了老人家的常客。只要生产队里没有什么活或晚上没有什么活动,我都会去老人家里喊上两段。一次老人问我你唱得不错,但你懂得如何用嗓子吗?我挠了挠头说不懂。老人告诉我唱京剧要学会用气,就是要用丹田之气带动嗓音、唇音、鼻音、喉音和脑后音,这样不仅字正腔圆,而且更富有韵味。随后老人又告诉我怎样发音吐字。当时我就愣住了,吃惊老人怎么懂得那么多,就忙不迭地问他。在我再三恳求下,老人告诉我他的一段不平常的经历。

老人的父亲是一家戏班子的琴师,打小,他就跟父亲学琴。中学毕业后,一家由国民党部队管辖的剧团把他要去任专职琴师。由于他是操琴世家,琴拉得特别好,其他班子都想请他。本来是可以离开这个剧团到其他班子去,但该剧团为了挽留他,给了他上校军衔,丰厚的薪金俸禄使他最终没有离开。解放后,他到一家中学当了体育老师。文革开始,他这炫耀的官衔给他带来了在学校靠边站,提前退休回家的遭遇。好在赋闲在家他可以拉琴,在琴声里可以忘却那些不愉快的回忆。

我非常佩服老人的记忆,都60多岁的人了,拉起琴来居然不看谱子,长弓短调是那样的娴熟。一次老人说你也学拉琴吧,这样对你唱京剧有好处。于是,老人就成了让我真正体会到国粹博大精深的老师。开始学琴时,拉得不仅不成调,而且特别刺耳。同组的几位知青大姐实在受不了就说:“你到外面杀鸡去吧。”我把此事告诉老人,老人支持我说:“不让你在屋里拉,你到屋外拉。”我这个人天生倔脾气,越是想干的事情就越想干

己了,于是又施第二招:作关怀提醒状。

话题的中心是罗冰芬。杨克非早已将俊秀大方而又机灵聪慧的女学生列为捕捉对象,安排其当语文课代表,创造条件多接触,也知道她喜欢美术,常特地从教工阅览室借一大堆画册供其长期欣赏,只是他是门外汉,无法点拨共赏,但发觉两人相距甚远,除了收交作业本,她从不跨进办公室一步。有一次骑车正遇见她刚从市区返校,带着大小包,他认为天赐良机,让她坐在车后带回学校,减轻负担,没想到被一口拒绝,他纳闷,凭老师的权威,一个小女生竟会不顶礼膜拜?于是密切关注,这才发现秘密在孔仲礼身上,这让他又酸醋又无奈,他自知不是同一个等量级。起初他恨得几乎想灭了孔仲礼,但一想这样自己也完蛋,而且也无法得到她,于是想出个损招:一方面想方设法加以扩散以造成影响。另一方面施两手,一手促使他们多接触,说这名女生实属难得,爱美之心人皆有之,何罪之有?以增加两人共处的曝光率,印证他的扩散;另一手则提醒孔仲礼注意男师生接触之禁忌,千万别落为话柄,影响前程,显出关切之情。

“我已经有所耳闻,我给你解围说孔老师教学水平高,学生自然崇拜,想多接触讨教,没有必要大惊小怪的。”其实更多的时候也是一声也不吭,给人以微妙的感觉。

这其中的奥妙孔仲礼当然浑然不知,只觉得杨克非还



■ 守正 创新(书法)

李自勤



桂花苑

刊头书法 施一凡

■ 奋发图强(篆刻)

曹云

成,加上老人的支持,我就在心里说怨我拉琴吵你们,好,我到打麦场边牛棚那去拉。那地方清静,只有喂牛的孤寡老人何大爷。在那拉琴的日子里,圈子中的老牛和何大爷是我忠实的支持者。尤其是何大爷,他居然抽着旱烟眯着眼睛打着拍子在听。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几个月以后我刻苦拉琴的效果出来了。拉上一段《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》,立马博得大家伙地夸奖,再摇头晃脑地,自拉自唱喊上一段《甘洒热血写春秋》,那叫一个爽啊。

跟老人学琴,真长了不少见识。不仅仅是知道了京剧中的各种板式;基本熟悉了京胡拉,推,颤,抖,带和快的弓法,以及按音,揉音,打音,滑音与依音等指法;掌握了京剧反二黄用1:5弦,二黄用5:2弦,西皮用6:3弦的基本方法。更重要的是在老人处聆听了老人的教诲,增长了许多京剧常识。练琴空隙,老人还给我拉了不少传统京剧唱段,如《西厢记》《春秋配》和《陈妙堂追舟》等。不过,也真是够胆大,如果有人给捅出去,我们可是吃不了兜着走。应该说,从这个时期开始,是我对京剧真正热爱的开始。那段岁月,为我青涩的青春年华,注入了蓬勃旺盛的活力。插队务农两年后,我招工回城。临行时老人把跟随他几十年的那把京胡送给我留作纪念,让我坚持拉琴,不要忘了曾经在琴声里愉悦过的那些充满欢乐的日子。

岁月远逝,斗转星移。教我操琴的老人早已驾鹤西去。但留在京胡里的记忆却是那样、那样的绵长……

19、也没闲着(下)

孔仲礼的平静让杨克非没想到,他也不可能想到,继续照原定的计划说下去:“我曾建议他先跟你交谈一下,彼此同时分配来嘛,多少有点情谊吧,你也知道,他从不把我放在眼里,半句也没听进去,我只好表态我不参与,所以那份伤不起没签名,连看都没好好看。”满脸虔诚。

“多谢了!”孔仲礼一向不把人往坏处想。

杨克非悄悄松了一口气,万一大厦倾倒也压不到自

校园静悄悄

■ 吴钟麟

